

论科学与艺术

〔法〕卢梭著

何兆武译

B565.26

9

商务印书馆

論 科 学 与 艺 术

〔法〕 卢 梭 著

何 兆 武 譯

商 务 印 书 館

1963年•北京

本文根据卢梭全集 (Oeuvres Complètes de J. J. Rousseau) 第一卷譯出,原名 Le rétablissement des Sciences et des Arts a-t-il contribué à épurer les mœurs?

論科学与艺术
【法】卢梭著 傅永武譯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107号)

新华书店经售

北京印刷厂印装

统一书号: 3017·66

1959年1月初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63年9月修订再版

字数 31千字

1963年9月北京第5次印刷

印数 10,301—12,300册

印张 1 9/16

定价 (9) 0.26元

譯者序言

卢梭(1712—1778)是十八世紀法国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前夜最杰出的思想先行者，他的“論科学与艺术”这篇論文是他最早的一篇重要作品。論文系应第戎学院的征文而作，原名为“論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敦风化俗?”。和卢梭的名字分不开的十八世紀后半叶“返于自然”的思想，最初就是在这篇論文里得到了明确的表现。

关于这篇論文的写作，卢梭自己在《忏悔录》中有过記載，其大致经过如下：1749年盛夏，卢梭由文桑尼(Vincennes)去巴黎訪問他的好朋友、百科全书派的領袖狄德罗(1713—1784)；途中小憩，偶然翻閱一份《法兰西信使报》(Mercure de France)，看到上面載有第戎学院如上的征文題目，一时有感，遂构成了这篇論文的論点^①。卢梭見到狄德罗之后，談起此事，得到了狄德罗的鼓励。論文写成之后，曾交狄德罗閱讀，狄德罗甚感兴趣，还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見。

曾有过一种流传甚广的說法，說是卢梭最初本想从正面回答这个征題的，但狄德罗劝他不如做反面文章，卢梭听从了狄德罗的劝告，才确定了本文的主旨。这种說法并无根据，因为本文所发

^① 卢梭：《忏悔录》，第八卷。

揮的主旨和卢梭后来一貫的思想体系是一致的，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他后来全部思想体系的一个前导。书中虽有一部分思想可能出自狄德罗的提示，但这应该视为是那个时代进步思潮的总倾向的一部分。

因为这篇論文是卢梭最早的(也是他成名的)作品，所以其中不可避免地还带有思想上某些不成熟的痕迹。卢梭在晚年回忆自己的这篇作品时，写道：

“这篇文章虽然充滿了力量与热情，却完全没有邏輯与章法。在我笔下所曾写出过的一切作品中，以这一篇的論证最为薄弱，而又最缺乏比例与和諧。无论一个人生来的才分是多么大，写作的技巧决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①

二

作为革命民主主义陣营中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卢梭针对着十八世紀法国旧制度(ancien régime)之下貴族社会的虛伪与腐朽，进行了尖銳而深刻的攻击。这篇論文的中心思想是：自然是美好的，出自自然的人是生来自由平等的，因此应该以自然的美好来代替“文明”的罪恶。这样，卢梭便以“自然”(以及人的自然权利)来与“文明”(以及貴族的特权)相对抗，从而从根本上否定了当时統治阶级的“文明”。他后来的一系列重要著作——包括宣揚天赋人权从而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奠定理論基础的《社会契約論》，以及宣揚返于自然从而在文艺思想領域上开浪漫主义之先河的《新哀

① 卢梭：《忏悔录》，第八卷。

洛漪思》(一名《余麗》)——的基本觀念都可以溯源于此書。

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提出這樣富于民主性和戰鬥性的思想，是有着巨大的進步意義的。正因為如此，這篇論文才成為啟蒙時代思想史上的里程碑之一，标志着美學理論的一個新高峰。盧梭雖然是一般地在譴責科學與藝術，認為科學與藝術的進步並沒有給人類帶來幸福；但是隱蔽在抽象的一般科學與藝術的名義之後，他所譴責的實質上只能是在那個特定的歷史時代中占統治地位的貴族統治階級的虛偽的科學與腐朽的藝術，也就是抨擊以社會不平等為其基礎的貴族統治階級的“文明”。作為小資產階級的激進民主主義者，盧梭不僅抗議封建等級制度而且還在一定程度上譴責了資產階級的文明。因此，他的結論中包含有歷史邏輯的合理因素，我們對此應該加以歷史主義的分析，而不應該籠統地看待或加以抽象的理解。

與傷風敗俗的科學和藝術針鋒相對，盧梭便舉起了“自然”這面旗幟。所謂自然，也就是小私有者理想化了的社會生活；盧梭所維護的是一個小私有者理想社會之“外化”了的“自然”。這就是在政治觀點上盧梭所以要美化自然狀態，在美學觀點上盧梭所以要美化自然感情的思想根源；它與文藝復興以來以人與自然來對抗等級與特權的總思潮是一脈相通的。

盧梭出生于日內瓦一個鐘表匠的家庭。小私有者對自由與平等的熱望是貫穿着他一生著作與活動的主导思想。他在这篇論文里所反對的文明並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一般的文明；他號召的返于自然也不是抽象的自然，而只是小私有者的民主主義者所理想化了的自由與平等的秩序。他在本文中曾指責統治階級的科學與

艺术乃是财富与奢侈的产物。后来他在一系列的政治著作中，如《論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和《社会契約論》，則更进一步強調指出财富和貪婪是一切罪恶的根源。作为十八、九世紀革命民主主义的浪漫主义的开創人，他在本文中譴責了“文明”社会风尚的墮落，并提出唯有平民、唯有“純朴的灵魂”才可能具有深刻真摯的感情。卢梭断言科学、艺术是与人民相矛盾的，他揭發富于人民性的真摯感情，用以反抗貴族文明的虛偽造作；这种归真返朴的要求反映了第三等級中的平民阶层对空虛腐化的貴族文化的抗議。这一观点后来在他的教育著作《爱弥儿》和小說《新哀洛漪思》中得到了系統的表述。《爱弥儿》描写一个不為人压迫人的“文明”社会所玷污、完全出于自然之手的理想人格，《新哀洛漪思》則更对这种理想賦之以艺术形象的表现。卢梭就这样以其对簡單純朴的自然与人性的贊頌和高度評價，开辟了启蒙时代文学的民主潮流，从而对資產階級革命民主主义的文化思想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

然而，另一方面，卢梭也像历史上一切杰出的思想家一样，不能不受到他自己的时代和階級的局限；这主要表现为作者的唯心主义的观点和非历史的方法。他抗議十八世紀統治階級的腐化的文明，但他是从小資產階級、小私有者的良心和人性发出他的抗議的。卢梭认为自然是永恒的；因此人的天性（自然和天性在原文中是同一个字）也是永恒的。人的天性中就包含着有自臻于完美之境的能力。经典作家指出：

“十八世紀的准备了革命的法国哲学家們……要求无情地毁灭一切与永恒理性相矛盾的东西。我們同样也已经看到，这个永恒的理性，实际上只不过是中等市民的理想化的悟性，这种中等市

民，在那時，正發展成為近代的資產者。”^①

在他的唯心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指導之下，盧梭並不能理解歷史發展過程的真實面貌及其趨勢，他只能乞靈於小私有者的永恒的良心與理性。在他的眼中，歷史的發展就體現為觀念原則的更迭；具體的歷史既被他還原為抽象的觀念原則，這就使他不可能對於具體的歷史作出科學的分析，儘管他的某些論點含有光輝的辯證法因素。因此，在評價這一部歷史性的古典著作時，我們必須仔細分辨其中哪些思想是體現新的歷史時代的要求與熱望的民主性的命題，哪些又是作者所特具的那種小私有者的主觀幻想。

由這篇論文所開始提出的返於自然的思想曾經風靡了整整一個歷史時代。它深刻地影響了十八世紀西方各國先進的思想家、作家（如德國狂飈運動的詩人）和政治活動家（如法國大革命時代的羅伯斯庇爾和聖鞠斯特），以及十九世紀初的浪漫主義的思潮（如拜倫、雨果和喬治·桑）。可是與此同時，它的帶有虛無主義色彩的那一面，也對於此後歷史上的思想逆流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如十九世紀初法國的反動詩人夏多布里安就是一個例子。

還應該提到：這一思想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也傳到中國。嚴復在好幾個地方曾提到過盧梭的這一思想，特別是在他評點的《老子》一書中。王國維在論《紅樓夢》時（但並不是在他那篇有名的《紅樓夢評論》里），也表現過類似的思想。盧梭強調純朴感情的自然流露這一思想，有其人民性與民主性的一面；因此它受到現代資產階級學者如白璧德（I. Babbitt）之流的歪曲和譏諷。而在

① 恩格斯：《反杜林論》，1961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66頁。

新文化運動期間，白璧德是被“學衡”派所大捧特捧過的。但是魯迅在與“學衡”派論戰之餘，卻對盧梭及其思想做出了完全不同的評價，他說：

“無破壞即無新建設，大致是的；但有破壞却未必即有新建設。盧梭……等輩，若用勃蘭兌斯的話來說，乃是‘軌道破壞者’。其實他們不單是破壞，而且是掃除，是大呼猛進，將碍腳的舊軌道不論整條或碎片，一掃而空……。”^①

魯迅是在把盧梭看成“是掃除、是大呼猛進”的“軌道的破壞者”這種意義上來肯定盧梭的，這就鮮明地表明了在對待思想文化遺產上的兩種不同態度：一種是取其糟粕而棄其精華，而另一種則是取其精華而棄其糟粕。

三

本書譯文曾於1959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現將譯文重行校訂付諸再版，以紀念盧梭誕生二百五十周年。譯文是根據1837年傅爾涅(Furne)版《盧梭全集》第一卷所載的本文譯出的。在翻譯過程中曾參考過阿吉靄(Hatier)本的盧梭《論科學與藝術》一書和柯爾(Cole)的英譯本。譯注大部分亦摘採自傅爾涅和阿吉靄兩種版本。由於自己的水平與時間所限，錯誤和不妥之處希望能得到讀者們的指正。

① 魯迅：《再論雷峰塔的倒掉》，《魯迅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96頁。

前 記

荣誉是什么？这里就是我賴以获得荣誉的不幸作品了^①。肯定地说，这篇使我得奖又使我扬名的文章，只不过是一篇平庸的东西罢了；我敢说这篇文章是这部集子中^②最不足道的一篇。假如最初的这篇东西能够如其所值地为人们接受的话，那么作者会避免多少深重的苦恼啊！然而当初的那种不虞之誉，却只是日益给我带来了更多的求全之毁而已。

① 这篇文章問世之后曾招致大量的非难；所以作者說它是一篇不幸的作品。
——譯注

② 按卢梭本文写于1749年，此处的前記則写于1762年，这时卢梭的集子中除两篇論文外，还包括《論观赏》、《新哀洛漪思》、《爱弥儿》与《社会契約論》等著作。——譯注

本文曾获1750年第戎学院奖金；应该学院的征文题：《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敦风化俗？》

我在这里是一个野蛮人，因为人们不了解我。——奥维德^①

^① 奥维德(Ovid)，公元前43年——公元后17年，罗马诗人，引文见《忧郁集》5，悲悼诗10，第37节。——译注

序 言

本文論題是历来激起人們討論的最高尚和最重要的問題之一。然而，本文并不涉及各文艺部門所习染的、而学院讲座也常常未能例外的那种形而上学的詭辯；我要討論的乃是人类幸福所攸关的真理之一。

我預料人們将很难寬恕我所大胆采取的立場的。我既然正面反对今天人人都尊崇的一切事物，那末就只好等待着普遍的非难了，而且也并不会因为承蒙某些智者的贊許，我就可以指望公众都来贊許我的；我就是这样采取了我的立場，我并不栖栖于討好高人雅士或者风头人物。在各个时代中，总有一些人生来就是受他們的时代、国家与社会的見解的束縛的。今天最大胆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們便是如此；由于同样的道理，他們若处在联盟时代^①也不外是一些狂热的信徒罢了。要想超越自己的时代，就决不能为这样的讀者而写作。

再說一句，我就可以結束了。本来是并不期望自己会得到榮譽的，所以交出本文之后，我又进行了修改和补充，以致在某种方式上它簡直成为另一篇作品了。現在我认为應該恢复它得奖时的原来面目。我只加了一些注释，并做了两处显著的增补^②，这或許

① “联盟时代”指十六世紀末法国新旧教之間宗教战争的时代，当时旧教組成“加特力联盟”，新教組成“胡格諾联盟”。——譯注

② 按本文原稿于法国大革命后遺失，此处所提的增补已无从确定。至于本文中

是第戎学院所不会赞同的。我以为,公道、敬意和谢忱都需要我作这样一个声明。

所发挥的主导思想,可参考卢梭《山中书简》第1书第25节,第2书第12节,第3书第12节。——译注

論文 論下列問題：“科学与艺术 的复兴是否有助于 敦风化俗？”^①

“我們被善良的外表所欺騙”——荷拉士^②

科学与艺术的复兴^③有助于敦风化俗呢，还是伤风败俗呢？这就是本文所要探討的。我在这个問題上應該站在哪一边呢？各位先生，我站的就是一个虽然一无所知、但并不因此就妄自菲薄的誠懇的人所应当站的那一边。

在将要对我进行評审的會議^④面前，我感到我要說的話是难于得体的。我怎能胆敢在欧洲最博学的团体之一的面前貶斥科学，在一所著名的学院里頌揚无知，并且还要把对学术研究的蔑視与对真正有学识的人的尊敬調和在一起呢？我了解到有这些矛盾，可是它們並沒有能动搖我。我自謂我所攻击的不是科学本身，我是在有德者的面前保卫德行。忠誠对于善人要比博学对于学者更

① 按一般版本中沒有“論下列問題”字样，此处譯文系依据1835年版全集本譯出。
——譯注

② 荷拉士，公元前65—8年，羅馬詩人，引文見荷拉士《詩論》，第5书第25节。
——譯注

③ 本文中所謂“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指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科学与文艺的复兴。
——譯注

④ 1749年法国第戎学院悬本題征文，卢梭应征，次年該学院决定以奖金授予卢梭。
——譯注

可貴得多。那末，我又有什么可畏惧的呢？是畏惧这次将傾听我的意見的与会者們的智慧嗎？我承认我是畏惧的；但那只是因为我的論文的内容，而絕非因为发言者的情緒。在疑難的辯詰中，公正的主宰們是决不会迟疑不决，而不肯譴責他們自己的錯誤的；而对于有理的一方來說，其最有利的情況就莫过于能在一个正直而开明的、自己判断自己案情的裁判者面前进行自我辯护了。

除了这个鼓舞我的动机而外，还該加上使我作出决定的另一个动机：那就是，由于我根据天赋的光明在維護真理，所以不管我的成就如何，它本身就是一种永不会使我失望的酬报，而我将会在我内心深处获得这种酬报的。

第一 部 分

看一看人类是怎样通过自己的努力而脫离了一无所有之境，怎样以自己的理性的光芒突破了自然所蒙蔽着他的阴霾，怎样超越了自身的局限而神馳于諸天的灵境，怎样像太阳一样以巨人的步伐遨游在广闊无垠的宇宙里，那真是一幅宏伟壮丽的景象；然而返观自我以求研究人类并认识人类的性质、責任与归宿，那就要格外宏伟和格外难能了。所有这些奇迹，从最近几个世代以来^①，又重新开始了。

^① 按即指自从文艺复兴以来。作者在本文第一部分中处处針对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历史而言。——譯注

欧洲曾经退回到过太古时代的野蛮状态^①。世界上这一地区的各族人民，今天生活得非常文明，但只不过是几个世纪以前，他们还处于一种比蒙昧无知还要更坏的状态里。我不知道是一种什么科学上的胡说八道，一种比无知更加可鄙得多的胡说八道，居然僭称起知识的名号来了^②，而且对于知识的复兴布下了一道几乎是无法克服的障碍。为了使人类恢复常识，就必须来一场革命；革命终于来自一个为人最预料不到的角落。使得文艺又在我們中間复苏的，正是那些愚昧无知的伊斯兰教徒，正是那架摧残文艺的打谷机。君士坦丁堡的宝座的陷落^③給意大利带来了古希腊的遺物，随后法国也由于这些珍贵的战利品而丰富起来了^④。不久科学也追踪文艺而来，于是在写作的艺术之外，又加上了思维的艺术；这种进程好像是奇怪的，然而却是十分自然的。人們开始感觉到与文艺女神們^⑤相交往的巨大利益了，那就是，通过值得他們互相贊慕的作品来激发他們彼此相悅的愿望，可以使人类更富于社会性。

精神也和身体一样，有它自己的需要。身体需要是社会的基础，精神需要則是社会的裝飾。政府与法律为人民集体提供了安全与

① 指欧洲中世纪的文化落后状态。——譯注

② 指欧洲中世纪的经院哲学。——譯注

③ 指拜占庭国家(东罗马帝国)的灭亡。君士坦丁堡为君士坦丁大帝(306—337)于公元326—330年所建，330年起以此处为罗马帝国首都。1453年奧圖曼土耳其人攻占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灭亡；許多精通古典文艺的拜占庭学者逃亡至意大利，直接刺激了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譯注

④ 自1494年起法国开始侵入意大利，接触到了意大利的“文艺复兴”；結果便直接刺激了法国本身的“文艺复兴”。这在法国史上称之为“意大利的发现”。——譯注

⑤ 按希腊神話，宙斯与瑪內莫西尼有九女：克里奧掌历史，优德披掌音乐，泰利掌喜劇，美洛波美尼掌悲劇，特普西哥尔掌舞蹈，哀拉陀掌情歌，波利姆尼掌圣詩，烏兰尼掌天文，卡里欧普掌史詩与雄辯。——譯注

福祉；而科学、文学与艺术，由于它們不那么专制因而也許更有力量，就把花冠点綴在束縛着人們的枷鎖之上，它們窒息人們那种天生的自由情操——看来人們本来就是为了自由而生的，——使他們喜爱自己被奴役的状态，并且使他們成为人們所謂的文明民族。需要奠定了宝座；而科学与艺术則使得它們巩固起来。世上的权威啊！爱惜才华吧，保护那些在培养才华的人物吧^①。文明的民族啊，培养他們吧；这些快乐的奴隶們啊，都是靠了他們，你們才有了你們所引以为荣的那种精致而美妙的趣味，才有了那种性格的溫良恭俭以及风尚的彬彬有礼，从而才使得你們之間的交际如此密切又如此容易；一言以蔽之，你們才可以沒有任何德行而装出一切有德行的外表。

正是由于这种文明（它显得非常可爱，正因为它不那么勉强），才使昔日的雅典和羅馬能够在那些以其繁荣与昌盛而如此值得自豪的岁月里头角峥嵘；毫无疑问，也正是由于它，我們的世紀与我們的国家才会超越一切的时代与一切的民族。一种毫无迂腐气的哲学格調，一种自然而又动人的风度，既絕非条頓人的粗獷，又絕

① 君主們总願意看到那些耗費金錢而毫无益处的賞心悅目的艺术与虛华无实的趣味，在自己的臣民中間流传。因为他們很了解，这些东西除了能够培养人們的心灵狹隘便于奴役而外，人民在这方面的要求只是給自己加上更多的枷鎖而已。亚历山大^②要使伊士提奧法齐人^③处于附庸状态，就强迫他們放弃吃魚的习惯，和别的民族吃一样的食物；美洲的野蛮人走到哪里都是赤身裸体的，并且完全靠他們狩猎的捕获为生，所以就永远也不可能屈服：的确，对于一个根本不需要任何东西的民族，誰又能加以任何的羈軛呢？——原注

② 亚历山大即馬其頓王亚历山大大帝。此处所說的亚历山大大帝不許伊士提奧法齐人吃魚一事，見老普林尼（23—79年）《自然史》，第六卷，第二十五章。——譯注

③ 伊士提奧法齐人（Ichthyophages）即希腊文的食魚者。古代作家关于这种人會有不同的說法，老普林尼认为这种人住在波斯湾的一个島上。——譯注